譯者序

以小說家的資格出現於世界文壇的賈克倫敦，顯然是多年以前的故事了。這故事說也奇妙，竟是越古老而越新鮮了。眞的，賈克倫敦生前的估價是並不見得怎樣了不起，身後的榮譽却是一個絕大的驚異。這或許正是一般藝術家的共通的運命，是可憐亦復是可愛的罷？他的作品，在過去雖沒有被人們遺忘或閒却，但確是沒有像現在這樣吸引着廣大的羣衆之注意和興趣。這是事實。近年來，俄國的勞働界，最愛戴的外國作家之第一人，便是賈克倫敦。在其他各國，一般的批評家也都承認賈克倫敦的作品的技巧，有任何新作家所不可企及的簡鍊深刻的表現；而且在內容

上，不曾是新時代前面的偉大的預言。

在中國的青年讀書界，賈克倫敦與辛克萊的名字也常相提並舉。可見國人已經對他有了相當的了解；祇是因爲譯出的作品太少，還不無誤會和迷惑之處，我覺得要徹底認識一個作家，除從他的生活及其作品中去檢閱外，就別無他法。因此，我曾以我微薄的能力，忠實地，持久地從事於翻譯的嘗試。關於倫敦，最初是他的論文集，現在是他的這部小說。就我所知，這兒的一部深淵下的人們（The People of the Abyss），是作者生平最有自信的一種作品，譯出來，敢以這點期許於青年讀者。

原來這部小說，正如作者自序上所示，是作者對於英國在太平時代的偉大都市中的經驗談話和見聞實錄。他面向着世界的黑暗面，背負着人生的十字架，一切都

出以天才的描寫，精心的抒發，盡情的暴露，戮力的宣傳；所以這一部書的成功，不僅是表現了現代文學者的偉大，同時是展開了社會主義者的偉大。這非但是藝術家自覺地對深淵下的人們所表露的切膚的同情，抑且是社會主義者意識地對現實社會所下的嚴峻的批判。在這一點，這一部小說發揚着一道異樣的光芒。在這裏，我記得前讀辛克萊所著拜金藝術（Mammonart）一書，也曾發現其中有一篇介紹文字，說得比較公允，現在特摘譯關於本書的一段話如下：『賈克倫敦是具有神們的憐憫之情的。猶如當日的耶穌悲泣耶路撒冷的境遇一樣，他悲泣着倫敦的東市梢的境遇。在後來的數年間，那些發育被中止，而且被賤視的人們，總是在他的記憶之中糾纏不清，因而奪去了他的寧靜。這些描寫，就在深淵下的人們裏面，到了後世，在戰慄和懷疑之中讀之，定將把牠認爲他的筆力最強的一部作品。這部作品，和他那賦以活潑強烈的感情之社會主義論文（譯者按此卽指拙譯革命論集中的諸論文）一般，同樣發生了美國歷史上偉大的革命的作用。他直到最後，尙燃燒着他的神聖

的火焰之一閃。』這是一個嚴格而又正確的意見。

親愛的，可敬的讀者，你如果不曾關起大門，閉着眼皮，當會眞實地知道，黑暗面，十字架，到處都可以發現，任誰都有被難的危險，破銅和爛鐵，泥坑和垃圾，深淵和地獄，決不是倫敦東市梢所獨有，乃是現代社會所共通；這種被難的危險，陷落的運命，也決不是一個人的劫數，乃是一般青年所難免。在上海及其他所謂首善之區等處，我目覩着和在本書中所描繪着的一樣地獄般的情形；或者切實地說，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悲慘。認識了這種慘況，悲泣是無所致用，同情是等於虛設，只有，只有——『挑戰！』在這一點，這一部小說的意義，是尤其值得思索的。

本書作者的其他作品，如野性呼聲（The Call of the Wild）鐵踵（The Iron Heel）和革命論集（Revolution and Other Essays）若干種，都已有中譯本，足以幫

助我們了解作者的生活及其著作，我都誠意地勸你們一讀。要是懂得英文的讀者，請自去參讀原書，同時請不要忘了去購備一本最好的自傳馬丁伊森(Martin Eden)。

最後，有一事尚須追記于此。此稿的譯事，開始於一九二九年的春天，殺青於翌年的夏季。當時苦於生活的繁忙，譯事屢屢斷續無定，後來，迫於友人的催稿，而所譯無幾，祇得在大伏天氣，蚊雷聲中，流着汗，熬着夜，把牠一氣譯成，勉強交卷。此情此景，令人感奮，於今思之，猶有餘味。那知譯事方峻，而乖悖的運命又不許牠在黑暗的出版界中佔方寸的地位，一再延擱，荏苒數年，這是本書在出版前所身受的一種『殊遇』，現在且看出版後的運命罷。這裏，我要誌謝幾位友人，誘掖我翻譯決心的伯奇和端先兩兄，介紹我出版機會的澄之兄，還有調孚衣萍諸兄也在這方面盡了些力——要沒有這些助力，這部書或者還是未得謁見天日罷？

一九三一年底新江天輪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再版序

天下多聰明人，呆子好像也有不少，一身兼有這矛盾的二重性者，也不是沒有的。譬如拿本書的作者來說，在作爲傳奇作家的時候，他是一個聰明人，在作爲寫實作家的時候，他是一個呆子。

無疑的，像『深淵下的人們』這樣一册笨重的書，賈克倫敦是做了一次呆子的工作。我想像到賈克倫敦在一九〇二年的夏天，巡禮到倫敦貧民窟裏去的時候，以及他說着『我要知道那些人究竟怎樣地在那兒過日子，爲什麼在那兒，又究竟抱負

着什麼目的。總而言之，我自己就是要到那兒去親自嘗嘗生活的味道』的時候，便可以知道他是何等頑強的一個呆子。反過來看，聰明人自然是不屑與貧民爲伍，即使偶爾看見，也定然是掩鼻而過的。然而世界上，除了呆子而外，誰都不能眞實而親切地理解『生活的味道』吧。

『深淵下的人們』，是呆子的最呆的工作，我這樣地相信。當我翻譯之際，朋友們的一場警惕，使我不易忘却的，他們說，譯這一類的書，是吃力不討好的；因爲有錢的人們不要讀，無錢的青年又讀不起。到了出版者和編輯者手裏，他們又告訴我說，印這類的書，在這個年頭兒，不僅是著作者要吃虧，而且連出版者也得要蝕本，因此，據他們的意思，尚須看風揚帆。但他們看的究竟是什麼風，揚的是什麼帆，我至今還弄不明白。我只知道時代是在變換，在當時，他們認爲有出版可能的書，有數千或數萬讀者的書，到了現在竟已無人過問；而認爲沒有出版可能的書，

倒也輪到了不壞的「流年」了。這一部書的出版和再版，自是呆子的最大的喜悅和慰藉，尤其在做這篇後序的今日之下，我更有一種特殊的感興。

一榴兄在本書初版時，就替它盡了裝幀的力量，現在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手筆印在第二版上。我想他如果是呆子，也一定覺得可慰的。

最後，書店方面爲適應讀者的要求，想儘量減低書價，我覺得是很正當的，好在我自己本來就不是爲了稿費或版稅而撰稿。我祇希望青年朋友們能不因本書沒有取巧的或輕薄的內容而忽視它，我並不幻想呆子的喜悅以外或以上的任何喜悅！

一九三三年四月三日譯者

自傳

我以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生於舊金山。在十五歲的那年，我已經是人類中的成人了，那時候假如我是有省得出五分錢的話，我定要把牠去買啤酒而不買糖菓的，因爲我覺得買啤酒這一回事是比較地有些成人的氣概。如今，我差不多是年事加長了一倍，我想追求我那未曾相當地過活了的少年時代，然而我終於不像對一生中的其他任何時期那樣地嚴正。你想，我的少年時代將叫我如何找得！我所想得到的最首先的事情中的第一件，便是責任。關於教我讀書和寫字的事，我不復回憶得起來了——這兩件事我在五歲時都已經能夠辦到——我還知道我的第一個學校，便是在聖

麥顛奧 (San Mateo) 的一種無規律的時作時輟的課業。名義上級級分桌而坐，但是有時竟然沒有人去授課，因爲教師老是酒醉酗酗。其時同學中年長些的一個會來把他痛打一頓。隨後，教師又拿小同學們出氣，也就還擊他們一頓，所以你們不難想像得出這是個什麼體統的學校了。凡是所謂有文學嗜好的和文學意想的人，誰都與我無關，而且他們怎麼也不來聯絡我；其所以能夠使我同文學最接近的原因，還是緣於我的曾祖父，他是當地的一個著述家，一個威爾士人，向有瓊斯祭師 (Priest Jones) 的綽號，在邊境的叢林中竭誠傳教的。

我的最初而且最強的印象之一，便是旁人的不學無術。九歲未滿，我已經讀過而且沉醉在華盛頓·歐文的亞爾漢勃拉 (Washington Irving's Alhambra) 那册書籍裏頭了，可是我總不能明瞭牧場上的其他人物爲什麼一點都不知道那册書是怎麼樣的。後來我纔回答出結論，以爲這種愚蠢情形是本村的一般的現象，而且深感到那些住在城市裏的人們是決不會那樣愚蠢的。一天有一個從城裏到這牧場上來的人。

他穿的是一雙油光的鞋子，一件棉布的外套，我覺得現在總是我同他這樣一個開化的頭腦交換思想的一個好機會了。我拿了一座破落了的煙囪上的磚瓦，自己手造了一個『亞爾漢勃拉』（譯者註：這是一種西班牙式的古宮名稱）：鐘樓，高臺，色色俱全，塗粉的筆蹟標誌着個別的部份。我在這兒作了這個城中人的嚮導，把『亞爾漢勃拉』拿來問他，可是他也是對我瞠目而不能對答，像牧場上的人一樣地愚蠢，因此我獲得了這一種自慰的觀念，自以爲全世界就只有兩個聰明人——華盛頓·歐文和我賈克倫敦自己。

當時候，我的其他讀物，大半包括在一角錢一册的小說作品裏。這是從雇工那兒借來的，此外還有新聞紙，這裏面，關於窮而貞潔的女店員們的冒險故事，便是僕人們所注目的東西。

正因爲讀了這些東西的緣故，我的頭腦是必然地守舊得可笑的，終於還是非常孤寂地讀我一切到我手頭來的東西。一册烏依達（Ouida）著作的小說雪葛娜（Signa）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却使我大受感印。這部小說，我整整地讀了兩年。長大來，我纔知道了牠的結尾的內容，因爲在我當初讀到的那册書裏，牠的臨末的幾章是失落了的，所以我一向是在夢想着書中的主人翁的結局，正像那主人翁不能晤見奈美錫斯(Nemesis)的情形一樣。我在牧場上的工作，在或一時期內，是只看守蜜蜂，當然從日出直坐到很遲暮的午後，在樹下守候羣蜂大隊到來的時候，我是很有讀書和夢想的餘暇的。利物摩爾山谷(Livermore Valley)是十分平淡，即是牠周圍的小山，在那時對於我也是不生多大興趣，祇是在羣蜂偕逃之後，而那些牧場上的人提了水壺，水盆和水桶的時候，纔是打斷我的幻想的唯一的事件。我記得雪葛娜的開頭一行，是『這只是個小孩子』，然而他已經夢想着做一個大音樂家，而且還夢想着全歐羅巴都放在他的脚下了。不錯，我也只是個小孩子，我爲什麼不能成爲雪葛娜幻想中的人物呢？

加州牧場的生活，在那時對於我簡直是一種僅有的最無聊的生存，唯其這樣，我纔老是每天不忘地想到天線以外，看看世界去。這時我甚至發現了耳畔的低語，

又還發現了神祕的天啓；我的頭腦傾注在許多美麗的事件上，縱然我的環境是不美麗的。許多的山陵和周圍的羣谷，都是我的眼中的穢物和痛心的痕跡，除了到我離開牠們之後，我總是不會惠愛牠們的了。

沒有到十一歲，我就拋撇了牧場，來到烏克蘭（Oakland），在那兒的時候，我把許多的時間用在『義務公共圖書館』（Free Public Library）裏面，迫切地研讀我手頭所看得到的一切讀物，使我從沒有一點訓練的中間，竟然瓦自發狂到了聖維德舞（卽跳舞病）的那階段。自從我在世界上多求得了一點學識以後，幻滅的感想也迅速地跟着來了。在這樣的時候，我做過賣報童來度活，在街頭叫賣報紙；此後到了十一歲，我已經換做過千種不同的業務了——求學和作工，作工和求學——這樣地輪流着。

這時，我的探險慾在我的內心中非常強烈，我不得不離別家庭。我沒有跑掉

只是離開——走出到海股裏，和盜螺賊聯絡在一起。盜螺賊的日子在現在是過去了，如果我對這種海盜生活是要負責的話，那我不消說得該有五百年的監禁了。到後來，我到一隻帆船上充當水手，又改任捕捉鮭魚的事情。運氣眞不好，我的職業接着就是漁業巡查，人家委托我去偵緝任何破壞漁律的人。當時正有很多不法的中國人，希臘人，和意大利人，在做這種非法的漁業，巡查者往往爲了干涉他們的緣故，因而殞命的委實不少。我在職守上的那個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把食桌上用的鋼叉，當我爬到一隻小船上去捉賊的時候，我却並不覺得害怕，反轉自以爲是大丈夫之流。

最後我當了艙老大，駛向日本沿海一帶，作一次捕鯨的行程，末後又駛到了白林海(Behring Sea)。七個月後，我就回到加州，充當些鏟煤運煤的苦工，又在紡麻工廠內作工，在這一個工廠內，我每天要從早晨六點鐘直做到晚上七點鐘。我本來打算來年再去分受同樣的運命，作另一次的捕鯨的行程，可是似乎是失掉了機會。

他們搭了『瑪利湯麥士號』(Mary Thomas)去了，終於這隻船和船上的人一同遭了災殃。

在我們的無定的學期內，我曾經寫過幾篇尋常的課卷文(Composition)，得了些相當的稱許，就是在学麻工場作工的日期中，也還在稍事試作。這工廠沾着我的年富力強的便宜，竟把我佔去了每天十三個鐘頭，我簡直就沒有爲着自身下修養的功夫，更沒有稍試文章的餘暇了。這時，舊金山的呼聲報(The Calls)正發起了懸賞募集描寫體裁的文字的徵稿辦法，我的母親慫恿我去嘗試一下，我果眞應徵起來了，拈取了一個『出日本沿海一帶以後的大風』的標題。但因我是非常疲倦而且想睡。加以五點半鐘又須起身，所以我那篇文章便在半夜裏開始寫起，一直到寫滿兩千字爲止，這兩千字乃是徵文中所限制了的字數，但這在我的文思中還不過寫得一半。第二個夜晚在同樣的情形中，我又續寫了兩千字，這時纔把那篇文字作了一個收束。第三個夜晚我就把來改削了一道，使牠恰恰適應於徵文的條件。結果第一獎

是我得了，第二和第三兩獎各贈給了斯丹浮（Stanford）勃開萊（Berkeley）兩個大學裏的學生。

我這次在舊金山呼聲報獲得了首選的成功以後，使我的心志嚴正地轉到著作方面去了，可是因爲我的血氣對於這一種刻板的工程未免過分熱烈的緣故，我委實是耽誤了文學，除了寫一些雜感應付呼聲報外，所作的文章頓時都被拒絕登載了。

我的足跡遍及於全國，從加州到波士頓，又來回其間，取道加拿大，重返太平洋沿海一帶，在加拿大的時期，因爲我的身世漂泊，當局竟把我拘案下獄，判處了徒刑。結果，這種流浪中的全部的經驗，使我成爲了一個社會主義者。（譯者註：關於作者怎樣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的來歷，詳見拙譯賈克倫敦革命論集（P.19）。在從前我確曾深印着勞工神聖的觀念。而且在未讀卡勒爾（Carlyle）或吉百林（Kipling）的著作以前，我自己先已擬成了一種福音，全然掩沒了他們兩個人的一切論調。工作卽是一切。工作卽是超度，卽是得救。我在完工以後的驕榮，旁人是

怎麼也揣想不到的。我根本上就是被資本家搾取慣了的忠實的工錢奴。總之，我的這種快樂的個人主義，確是由於正教的資產階級的倫理所驅使。我艱苦地一路奮鬥着過去，先從開礦的西部出發，西方原都是些魁梧的黑奴，萬事都要找人去幹，末後來到了實業中心地的東部，這邊的人却好像小番薯一樣，他們誰都在找求各自所值得幹的事情幹着。我發現我如今是站在一個新的大不同的角度上面觀察人生了。我目擊着工人們竟陷於社會坑的底層上面的屠殺場中去了。我發誓，除了被逼而做的以外，再也不願用自己的身體來做一天的苦工了。（譯者註：他的誓言，在大體上是這樣——『嗚呼，予此身勞生久矣。工作之日愈多，而社會坑之底層亦愈趨而愈近，縱思有以跳出深坑，奈終非肌肉所能爲力。而今而後，誓不復作苦工，儻再勞我身體作一日之逾分工作，神其殛之！』）可是自從這次脫離了肉體上的苦工以後，我却又慌忙起來。

在我十九歲的那年，我回到了烏克蘭，進入高等學校，那兒發刊着一種尋常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